（十二）

咚。

一声轻响唤起了根津的注意力，他眯着眼睛看向发出动静的门板，身后的尾巴无意识地摆了摆。片刻安静后，他又等来了两下敲门声，每次的力道均匀又轻巧，甚至连中间的间隔都像刻意计算过，不会急促到让人慌忙应门，却也有着无法被人忽视的存在感。

简直是礼仪的典范。

根津毛茸茸的脸上露出了个难以捉摸的微笑，“门开着哦。请进。”

在得到了他的许可后，把手轻轻一转，门无声地向里面打开了，

“绿谷要喝什么，虽然没有酒精，碳酸饮料和果汁都有哦？”

“啊，那就可乐！”

“了解！”

暂时充当侍者的上鸣电气似乎要将这个设定贯彻到底了，他装模作样的弯了弯腰，就连句尾都规矩地加上了敬语，看样子很是乐在其中。绿谷出久也笑了起来，在接过对方递来的杯子之后，好好地道了谢。

聚会刚刚开场，被包下来的家庭餐厅里就已经充满了欢声笑语。两个月的离别让重聚更加甜蜜，大家离开座位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已经等不及要和伙伴们分享自己在真正踏足职业英雄事业后的心路历程了。这种令人怀念的光景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治愈了绿谷出久的疲惫。

事实上他的身体状况基本已经恢复了正常，但是疲劳感还确实地残留着，没有实际损害，却带着鲜明的危险感，就像在身体中埋下了定时炸弹一样。而更加糟糕的则是他的精神状态，那洪流般的情绪的“正体”，已经让他无法假装移开视线了。

绿谷出久垂下薄薄的眼睑，脸上的笑容慢慢淡去。

“绿谷同学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吗？”

当温柔的问候响起时，绿谷出久一时都没反应过来要去回应，只是本能地循着声源看向他的对面——八百万百不知何时坐在那里了。

“对不起，突然说出这种话来，可是绿谷同学你露出了很苦恼的表情。”面对绿谷出久茫然的目光，她稍微倾下了头，即使带着歉意，笑容也亲切的像个邻家姐姐。“虽然无法保证一定帮你解决……如果不嫌弃的话，请把为难的事情对我说说吧？不只是我，大家也一定都希望你能更放松一些的！”

毕竟是难得的聚会啊。她笑着说道。

“是吗……绿谷在苦恼吗，抱歉，我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坐在绿谷出久身旁的轰焦冻也停下了将食物送入口中的动作，脸上虽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却隐隐透出了几分不自然。不善于表达情感的他正在为忽略了友人而感觉到愧疚吧，察觉到了这一点，绿谷出久连忙摇起头来。

“不要这么说……！轰同学太夸张了，你没有做错什么啊！倒是我……”他停了停，难堪地垂下了眉毛，“……我才该说对不起。”

“……”

轰焦冻静静看了卷头发的男孩几秒，突然站起身来。这毫无预兆的行动吓了绿谷出久一跳，他条件反射性地抓住了不知要去哪里的轰焦冻的手臂，连低落都顾不上了，连声询问轰焦冻出什么事了。而接下来轰焦冻的回答也证明了他这么做实在是明智之举。

“轰同学！？”

“别担心，绿谷，我只是去找爆豪问点事情，嗯，和平地。”

不不不就算你这么说也不可能有人会信的吧，眼神！眼神太可怕了！连和平的第一撇都找不到！虽然心里这么吐槽，可绿谷出久还是得拼命解释——真的让轰焦冻过去“和平地问”爆豪胜己，可就不能轻易了事了。“轰同学……！！我知道你是在担心我，可这不是小胜的问题啊，真要说的话其实小胜还帮了我很多所以——”

“绿谷，真的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绿谷出久知道自己该否定的，可被友人率直地注视着的他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开口，只能坚持着不去逃避那束目光。而事实上，就在他迟疑的那一刹那，他的答案已经没什么必要了。

万幸的是第三个人打破了他们的僵持。

“两个人请都先坐下，好吗？”

八百万百颇有些头疼地叹了口气。男孩子们总是这样，一旦有所坚持就谁都不愿意让步，明明平时一个两个都粗枝大叶的，偏偏一到这种时候又纤细得很。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没准丽日同学说得不错，这就是所谓男人之间的纠葛？——不对不对，现在可不是该想这些的时候！现在能制止他们的只有我了，我要是不振作起来怎么行？

“八百万同学，可是——”

“爆豪在哪——”

“请，坐，下。”

露出了今天一天中最灿烂的笑容，八百万百一字一顿地如此说道——至于她身后隐隐约约透出的黑色雾气，一定是绿谷出久和轰焦冻看错了吧。

“啊，是。”

异口同声的两个人乖乖坐了下来。

“轰同学的好意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太冲动的话反而不太好吧？更别说还是和爆豪同学有关。”

看着认真说教的副班长，绿谷出久挠了挠脸苦笑起来，实在是没想到他的幼驯染的形象居然已经这么深入人心了。虽然事到如今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方自作自受吧。

不过八百万同学真的好厉害。他偷偷瞄了眼轰焦冻，在心中感叹起来。这个刚才还有些咄咄逼人的友人现在正在一本正经地点头，看样子是终于愿意听人说话了。

“那么，绿谷同学，不巧的是现在这里有两个爱管闲事的人，就请你稍微说说吧。”

在轰焦冻身上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回复之后，八百万百转向了绿谷出久，那稳重的声音很容易就让绿谷出久理解了他如果什么都不说的话是没法过关的，更何况对这两个是真心在关心他的人来说，随便蒙混也是非常失礼的事情。

而且，一旦他下定决心要开口，才发现问题就在嘴边，根本不用费心去寻找。

“那么……我想问下两个人，有没有很想要却怎么也得不到的东西……”

八百万百和轰焦冻彼此看了看，都被这个问题打了个措手不及。

诚实的说，绿谷出久找错了提问的对象：一位是第二英雄最期待的儿子，另一位则一早就暴露出了富家千金的本质，单论物质条件，他们并没有什么机会来体会求而不得。不过提问者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考虑不周，连忙进一步充实起了命题。“啊，只是假如的话，假如有个人很想很想得到某种东西，但无论他怎么努力，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一点希望都没有……这种时候他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他下意识地将盛着可乐的杯子握在手里，褐色的液体中，那些细小的气泡惴惴不安地弹起又下落。

八百万百看着局促的男孩，一时没明白他的真意。

有什么东西是怎么都没办法得到的呢？即使现在鞭长莫及，在未来也一定有着某种可能性；对其视而不见并擅自做出“没有希望”的结论的，一般来说只是不想支付相应代价又无法承认现实的人给自己的借口。

可绿谷出久不会是那种人。八百万百交叠起十指，出神地翻找着在她脑海里形成绿谷出久这一人物的概念。

首当其冲的是英雄性。即使在雄英这种遍地都是想成为英雄的人的地方，绿谷出久也绝对在其中排的上名号。他坚守着帮助他人的正义并从不吝惜去实行，不论要付出的是一根手指还是整条手臂，这让八百万百有时甚至觉得他和欧鲁麦特惊人地相像：不仅是个性，更是那种强大的觉悟——这又是形成绿谷出久另一个重要的成分了，在他愿意温柔对待所有人的背面，他对自己的苛待堪称残酷。

这样的他怎么会用借口来逃避？反过来说，会让他想逃避的，又该是什么样的……绝望？

在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时，还是轰焦冻先开口了。

“真的很想要？”

“我想是的……”

“多努力都不行吗。”

“多努力都不行。”

然而，他给出的答案却格外出人意料——“那么，就放弃吧。”

八百万百惊讶地掩住了嘴，绿谷出久也没好到哪里去，绿色的眼睛里甚至有了斑斑光点。

显而易见，这不是他想听到的答案。可他还是垂下眼睛，露出了个笑容来，“果然，轰同学也这么说吗。”

“绿谷，我不知道你说的东西到底有多难得到，可不是努力程度的问题的话，就一定是方向错了。”轰焦冻并没有深究绿谷出久的言外之意，而是不急不缓地给出了自己的理由，“就算沿着错路走下去，也绝不会到达要去的地方。”

“所以……就要放弃吗？”

“放弃是半途而废，可继续也只是自我满足。”面对绿谷出久迷茫的眼神，轰焦冻丝毫没有动摇，“而且，真正想要的东西也没那么容易忘记，所以只要忍耐到找到其他方法的那一天，再去拿到手就好了。”

这算什么放弃？八百万百看着他的侧脸，却一时不能指出他在偷换概念——那张凛然的脸上此时正带着孩子式的执着。她忽然想明白了，对于他们来说，在意识到想要某种东西的时点，放弃就绝不在他们的选择之内了，哪怕一时搁置也始终心心念念，今后做出的所有选择都将存在着那东西的影子。无论谁说什么都没用，除非有一天自己不再想要了，否则他们绝不妥协。

一本正经地跟全世界赌气，简直像是小孩子。

可八百万百没法嘲笑他们。就算是她也会这么做的。不能忍受徒劳无功的屈辱，也不想以放弃来宣告自己的无力，结局就只能像轰焦冻说的那样，一边蛰伏，一边等待时间带来的转机。

这样想来，问出这个问题的绿谷出久也未必想要个答案。

“我有个朋友”或者“有个人”——以这样的前提开始的故事，主角一般都是讲话人自己，八百万百早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绿谷出久究竟想得到什么？

她发自内心地想尊重绿谷出久，不愿意去刺探他的隐私，但他眼眶下的青色实在令人担心，尽管他掩饰得很好，可有些时候，还是有些惶然从眼神中泄露出来，就好像……在被什么追赶着一样。

不知道轰同学有没有发觉……不，一定是发觉了，所以他才会毫不犹豫地给出了这个答案吧？和他比起来，自己还远远不够成熟啊。不过更重要的是，现在，要怎么做才能让绿谷同学稍微从烦恼中解脱出来一些呢？

八百万百呷了一口冰凉的果汁，希望这清甜的味道能给她带来一些灵感。

绿谷出久沉默着。萦绕着他的那些稀薄的阴沉已经散去了，然而，这并不代表着情况有任何好转：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了，只是空洞，甚至是一片空白的。他的目光朝着轰焦冻，但翡翠似的绿眼睛里什么都没能映照出来——无意识中催生着不安。

他张了张嘴，却没发出任何声音，而后像是对这个事实感到惊恐和愤怒一样，男孩咬紧牙关，用力到发出了酸涩的声音。但正因如此，他终于能够开口了。

“……可是、可是啊……那就……”

那只搭在桌上满是伤痕的右手，不知何时死死地攥紧了，青色的纹络爬满了手背。

“……那样东西，如果不能——！！”

“碰！！！！！”

来自近距离的一声巨响隔断了绿谷出久的话语，室内的喧闹瞬间被安静吞没，合计十八束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声音来处——绿谷出久的斜后方。正是从那里伸出的一只手臂，将水杯（是塑料的真是太好了）狠狠砸在了桌面上，距离绿谷出久的右手一拳之隔的地方。

“诶……？”

意识到了什么的绿谷出久苍白着脸，动作极慢地转过头，视线沿着那只手臂逐渐向上攀爬：说实话，在看清对方的时候，他甚至没觉得多意外。

“小……小胜……？”

“你这混蛋在摆什么脸——”爆豪胜己的话停在一半，视点转向明显不赞同地看过来的轰焦冻身上——目光没有平时锐利——他放开水杯，直起身来一掌按在绿谷出久的头上，脸上完全是一片冰冷了，“……你，在搞什么鬼。” 鲜红色眼睛中含有的那点混沌催生出压迫力，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咬字却不太清晰。

换了任何一个人都会有些畏缩吧。可轰焦冻不怕，不仅如此，能给出的答案有无数个，他还就选到了最能让爆豪胜己抓狂的那一个。“和你无关吧，你才是在做什么——嗯？这是什么味道……”

在最应该爆炸的时刻，爆豪胜己沉默着——那山雨欲来般的预感快要把离他最近的绿谷出久逼得窒息了。被连累的可怜少年还没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就在自己，但秉性让他有了必须制止这场无聊争斗的责任感，尽管无法确认自己的插入会不会让情况变得更糟，他只能轻轻握住爆豪胜己的手臂，试着开口。

“小胜……冷静一下，好吗？轰同学没有恶意，而且这里还是公共场合……”

“那回去，就好了吧。”

硬邦邦的几个字砸在绿谷出久头上，那只手落下来，肌肉紧绷的上臂格向他的喉咙，生生将他架了起来。接下来爆豪胜己就这么用手肘夹着他的脖子，粗鲁地拽着他向门口走去，绿谷出久没什么选择的余地，只能踉跄着跟上。

也许是事发突然，居然也没人拦着他们，但绿谷出久觉得这也未必不是好事。只是在跨出门槛之前，他看到了切岛锐儿郎拼死地冲他摇着手机，然后双手合十低下头，做出道歉的姿势——虽然不知道好友为什么道歉，可绿谷出久也大致明白缘由已经发到自己手机上了，他点了点头，被拉着走进了夜色中。

说起来……为什么有股酒精的味道？